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二期
2010年6月　頁299～324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李觀的古文及其對韓愈的影響

葉　國　良*

提　要

韓愈能成爲古文大宗師，除了個人的天賦和努力之外，在文學思想和寫作技巧兩方面自是受到許多前賢的影響，並非單一的淵源。本文與古來論韓文者一樣，都持此一觀點。由於此一方面前人論述已多，本文略人所詳，詳人所略，單論李觀的古文及其對韓愈的影響。

韓愈曾受李觀的影響，前人已曾暗示，但語焉不詳。本文則用微觀的分析法，從章法和文辭處理兩方面，先指出李觀古文具體的創發之所在，然後指出在李觀病逝後，韓愈的作品在寫作技巧上確曾受到李觀的影響，後來的作品更將之發揚光大。

關鍵詞：古文、李觀、韓愈

本文於98.12.24收稿，99.05.12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 Guan's Classical Prose and Its Influence on Han Yu

Yeh Kuo-liang*

Abstract

Han Yu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master of classical prose. Aside from his own innate talent and earnest efforts, his greatness stems from the influence of many predecessors, both in literary thought and writing techniqu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Li Guan, one of these predecessors, and his influence on Han Yu.

The idea that Li Guan influenced Han Yu has been suggested elsewhere, but not discussed in detail. Here, the author will expand on this insight and analyze the structure and rhetoric of Li Guan's works to point out specifically where the innovation in his classical prose lay. After Li passed away, Han Yu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Li's writing techniques; these inherited techniques achieved greater maturation and refinement in Han Yu's writings.

Keywords: classical prose, Li Guan, Han Yu, *guwe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觀的古文及其對韓愈的影響

葉　國　良

一、緒　　論

韓愈（西元768-824年）是大文宗，影響往後千餘年的文學創作。他的文學，「文以載道」和「陳言務去」是兩大特色。文以載道，是文章「目的」的論述，強調知識份子言論的責任；陳言務去，則是文章「技巧」的宣示，旨在增進文章的可讀性。這兩者都有其多元的淵源，不是任何單一觀念或單一人物的影響所造成的，此一觀點，前人論述已多，[1] 筆者亦無不同意見。因此本文將略人所詳，詳人所略，單論學界較少觸及的李觀的古文及其對韓愈的影響。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家居蘇州。生於代宗大曆元年 (766) ，卒於德宗貞元十年 (794) ，年二十九。十八歲，兩度受鄉薦，但未至京師。貞元五年入京應舉，貞元六年曾兩度落第，八年，以〈明水賦〉、〈御溝新柳詩〉與韓愈同陸贄榜進士登第，同年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十年客死京師。[2]

---

[1] 較完整的論述，請參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8 年增訂三版），第 4 、 5 、 6 、 7 章。

[2] 李觀 18 歲兩度受鄉薦事，見《李元賓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 1966 年），卷 4 〈與張宇侍御書〉；貞元 6 年兩度落第事，見卷 5 〈報弟兌書〉；貞元 8 年又舉博學宏詞事，見卷 5 所附〈貞元八年宏詞試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至於何年入京，王南冰：〈李觀與韓愈交游考〉，認爲在貞元 4 年，但未舉實證。文載《現代語文 - 文學研究版》（曲阜：曲阜師範大學， 2007 年 9 月），頁 16 。按：《李元賓文集》卷 6 〈弔漢武帝文并序〉有「戊辰歲秋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今存李觀的著作，除詩數首之外，文章見《李元賓文集》，該集包括唐末陸希聲在漢上所得的遺文二十九篇，宋慶歷年間章咨得於蜀人趙昂的十四篇，清嘉慶年間秦恩復於《唐文粹》、《文苑英華》輯出的六篇，總共四十九篇（趙昂十四篇中，傳本缺〈上王侍御書〉、〈晁錯論〉兩篇，秦氏補入，不計入所輯六篇中）。本文所引所論，依據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本，該本係畿輔叢書本取粵雅堂本校訂，較爲翔實，前有陸希聲〈李元賓文集序〉、秦恩復〈李元賓文集序〉，後附粵雅堂本所載伍崇曜跋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胡玉縉《四庫提要補正》關於《李元賓文集》的評價。

李觀是李華 (?-774) 的從子，而韓愈伯兄韓會、叔父韓雲卿則是李華的門弟子，算來兩人是世交關係。但據考證，李觀與韓愈的結識應在貞元六年，當時曾共游梁肅門下，至於結爲好友則在貞元8年兩人同登進士第時。兩年後，李觀病逝。所以兩人眞正相交，其實只有短短的幾年，但韓愈卻用心的爲他撰寫了〈李元賓墓銘幷序〉，並在一些詩文中感情濃厚的稱道他，顯示出兩人非比尋常的情誼。[3] 筆者也認爲兩人的情誼，並非只因兩人有世交和同榜的關係，最主要是韓愈在古文方面受到李觀頗大的影響，對他懷有特殊的情誼，所以數次以李觀的「友人」自稱，而以「故友」、「吾元賓」稱李觀。[4]

李觀的古文，在其生前，時人即與韓愈相提並論，死後仍受到唐人的高度肯定。首先，韓愈在〈李元賓墓銘〉推崇李觀爲：

> 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5]

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云云，戊辰即貞元 4 年，似可爲王說之證。但《唐文拾遺》（臺北：文海出版社， 1962 年）指出〈弔漢武帝文幷序〉又見於明刊本《歐陽行周集》，「與李觀所作，字句不同」，則該文究爲李觀作，或爲歐陽詹作，尚待確認，王說又不可必。本文姑從一般說法。

[3] 參前注王南冰：〈李觀與韓愈交游考〉，頁 16-17 。

[4] 文見〈李元賓墓銘〉、〈瘞硯銘〉、〈答李秀才書〉，分載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6 、卷 8 、卷 3 。詩見〈北極一首贈李觀〉、〈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載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 1 。二書合印爲《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 1975 年）。

[5]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才高乎當世」指的自然是文才，很能反映此時韓愈對李觀文才的推崇。其後則有韓愈友人李翺 (774-836) 在〈與陸傪書〉中，將李觀和揚雄相比，而將韓愈和孟子相比：

>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故書〈苦雨賦〉綴于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6]

文比揚雄，對唐人來說，乃是極高的讚美，[7] 因爲揚雄是漢代以來受到極度推崇的文人。晚唐人陸希聲於昭宗天復年間 (901-903) 在〈李元賓文集序〉中則對兩人的長短作出重要卻又很簡略的比較：

>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工，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謂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何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高也。[8]

---

[6] 唐・李翺：《李文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卷7。

[7] 唐人推崇揚雄者極多，如韓愈〈重答張籍書〉稱「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進學解〉稱「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張籍〈上韓昌黎第二書〉稱「後孟子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見《全唐文》（臺北：匯文書局，影印本，1961年），卷684。

[8] 唐・李觀：《李元賓文集》，卷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希聲又在敘述韓愈大革漢明帝以來文風之衰靡「落落有老成之風」之後，稱讚李觀：

> 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9]

然而，清人王士禎 (1634-1711) 卻極力貶抑李觀，他說：

> 唐《李觀元賓文集》，五卷，附詩四篇。始〈郊天頌〉、〈邠寧節度饗軍記〉，凡雜文五十篇。諸碑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粗率叫呶，如醉人使酒罵坐，蓋唐中葉已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干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讟隨之，浸以成習，觀諸書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賓舉進士，其文居退之右，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予謂元賓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驥，未可以道里計也。[10]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認爲李觀雖比不上韓愈，但能與劉蛻、孫樵相較：

> 今觀其文，大抵琱琢難深，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蛻、孫樵同爲一格，而鎔鍊之功或不及，則不幸蚤凋未卒其業之故也。然則當時之論，以較蛻、樵則可，以較於愈則不及，希聲之〈序〉爲有見，宜不以論者爲然也。顧當琱章繪句之時，方競以駢偶鬥工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愈相左右，雖所造不及愈，固非餘子所及。王士禎《池北偶談》詆其〈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如醉人使酒罵坐，抑之未免稍過矣。惟希聲之〈序〉，稱其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品題頗當。[11]

李慈銘 (1829-1894) 則認爲李觀不及孫樵，而稍勝於劉蛻：

> 元賓之文，昌黎以故交且早夭，因極稱之，本非定論。後人無識，遂謂其

---

[9] 同上注。

[10]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卷 16 。按：《李元賓文集》有文 49 篇，王士禎文中稱 50 篇者，乃舉成數而言。

[1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1989 年），卷 15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才足與昌黎並。陸希聲且謂其辭勝昌黎。今平心論之，元賓卒時，年僅二十九，其文嶄然自異，不肯一語猶人，使假其年，正未可量。即其所傳諸篇，如〈項籍碑銘〉、〈古受降城銘〉、〈弔監察御史韓弇文〉、〈弔涇州王將軍文〉、〈上宰相安邊書〉、〈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其文皆有奇氣，餘篇大率意淺語枝，囂而無實，又少年負氣，急於自見，所惓惓者，惟在科名，不止王阮亭所舉與奚員外、孟簡兩書作使酒罵坐態也。《四庫提要》以與孫樵、劉蛻並稱，蓋不及孫，差過於劉耳。[12]

上引者，對李觀文章的評價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印象式的描述，而且沒有提到過李觀對韓愈的文學觀和具體的寫作技巧上有什麼影響。本文則將對李觀的古文進行微觀式的分析，而和韓文作比較，重點放在探討他對韓愈的具體影響之上，並檢驗上引諸說何者適合，或何者需要補充修正。

由於韓愈 (768-824) 比李觀 (766-794) 小兩歲，且在李觀卒後又有三十年之久的創作生涯，所以將韓愈所有的作品和李觀的作品相比較是不合理的，因此本文先取韓愈三十歲 (797) 以前的作品和李觀的作品相比較，然後略舉三十歲以後的作品，說明何種匠心應是受到李觀的影響。當然，以韓愈的才情，即使受到影響，也絕對不會太露痕跡，正如歐陽脩學韓而能變韓一般，所以本文的論證是無法不用「以意逆志」的辦法去體會其微妙的匠心的，因而論述過程也不完全就相同文類做比較。

二、李觀古文的特色

李觀自道其文的言辭很少，但在貞元八年的〈帖經日上侍郎書〉中曾說：

十首之文，去冬之所獻也。有〈安邊書〉、〈漢祖斬白蛇劍贊〉、〈報弟書〉、〈邠甯慶三州饗軍記〉、〈謁文宣王廟文〉、〈大夫種碑〉、〈項

[12] 清・李慈銘：《桃花聖解盦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庚集，頁 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籍碑〉、〈請修太學書〉、〈弔韓弇沒胡中文〉等作，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爲辭，辭訖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

此處所引，以「上不罔古，下不附今，直以意到爲辭，辭訖成章；中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等語最爲重要。所謂「上不罔古，下不附今」，指文章不拘泥於古人之成法，不附和於時人之所尚，自成一體。所謂「直以意到爲辭，辭訖成章」，其意如同「文以氣爲主」，即不裝腔作勢，不套現成架構，筆隨意之所至自然流轉，不以形似自限。所謂「最逐情者，有〈報弟書〉一篇」，指文章要有眞感情。李觀自述的前兩者，和陸希聲「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的評價是一致的。根據筆者對東漢以來、中唐以前（即所謂「八代」）文章的了解和檢閱，筆者認爲：李觀在創作上的「自我認知」，有意以「情」、「意」爲行文的動力，不拘泥形式，以打破八代文章駢行麗詞卻頗僵硬的體製，這個創作理念，和韓愈「陳言務去」的主張是相合的（所謂「陳言」，包括文章體製和鑄詞造語兩方面）。另外，李觀在〈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宏禮書〉中推崇孟郊的詩爲「奇」，也與他自己的文風及韓愈的「怪怪奇奇」是一致的。至於推崇崔宏禮的文章稱：

> 崔之文，雄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

此言反映出李觀熟悉當時新古文運動的理念。[13] 按：李觀叔父李華論政治有〈質文論〉，主張「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論書法有〈字訣〉，主張「大抵字不可拙，不可巧，不可今，不可古，華質相半可也」，則其論文符合「文質彬彬」的理念可知。梁肅對於文章也有類似的主張，如〈常州刺史

[13] 關於唐代古文家的文論，可參潘呂棋昌：《蕭穎士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第 7 章第 2 節〈文學思想〉，該節歷述陳子昂、盧藏用、富嘉謨、元德秀、蕭穎士、李華、賈至、顏眞卿、韓會、陳晉、蕭存、獨孤及、韓愈、李舟、裴度等十五人之文論。關於韓愈，可參羅聯添：《韓愈研究》，第 6 章〈文學理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獨孤及集後序〉轉述獨孤及的話說「荀、孟樸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補闕李君前集序〉謂揚雄、張衡之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又說「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都有文質要相濟的看法。[14] 李觀以「度中文質」稱許崔宏禮，顯見對此種文論有一定的了解，但這不意味李觀沒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如果只像上文在「陳言務去」的文論方面將李、韓二人的創作觀點作如此比附，顯然還不夠具體。下文擬先指出李觀文章的特色，俾便觀察其對韓愈是否有所影響。所謂李觀文章的特色，指文章體製和寫作技巧鮮見於其前的古文家作品而言，筆者認爲可以歸納爲以下幾點：

（一）打破整齊句式

偶數的整齊句式，是八代文人所講究的，但至末流每令人生厭。李觀〈大夫種銘并序〉的銘辭卻是二十七句，打破成規，茲引其文如下：

> 銘曰：姑蘇之仇，敵國既亡，大夫何哉？不知其去，只知其來。子胥至忠，不信於吳。鴟夷知幾，浩然乘桴。君胡役役，謀國遺軀。或曰不然，吉凶相賓。不有覆車，孰懲爲臣？不有泛舟，孰爲濟人？道無全功，用有屈伸。冥然陳力，得於開卷。神能感我，髣髴如面。往者之悔，來者之憲。志於元石，將懋將唁。

至於〈故人墓銘并序〉的銘辭雖然是偶數句，但每句卻是三字四字五字不等，而且多用排句，少用對仗，以增加古文的趣味：

> 詞曰：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侔今。周旋二人，久用欽欽。素書東來，告君之亡。不履而步，不言而傷。琴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顧無贖焉。松爲薪，壟爲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其中「非不能之，顧無贖焉」，雜糅駢散句法，但又渾然對稱，這自然是李觀作文時內心往古文靠攏下的產物。

---

[14] 以上李華文分見《全唐文》，卷 317 、 318 。梁肅文見卷 518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打破呆板的押韻成規

古來作賦，一般使用駢體，唐賦更是用韻，尤其應科舉時要作律賦，不僅要用駢體行文，韻腳更限用考官指定的八韻，難度極高，李觀以〈明水賦〉進士及第，自是作賦能手，但其〈苦雨賦〉卻不用駢體，而且只有稀疏的幾處韻腳，無韻的文句遠多於有韻處，全文形成有韻、無韻、有韻、無韻、有韻、無韻、有韻、無韻、有韻、無韻、有韻、無韻循環六次的結構，這是向所未見的新體，自然是李觀擬打破成規的努力，怪不得李觀死後李翺在〈與陸傪書〉中附上親手書寫的〈苦雨賦〉向陸傪推薦（已見上文引）。

在〈周苛碑并序〉的銘辭中，李觀以兩句成一個單位，每兩句的上句與下句押韻，但時有以韻近押韻的情況：[15]

> 其辭曰：龍戰未分，崩雷泄雲。雷崩雲泄，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之烈，參史之闕。

此處，上下句末字依《廣韻》大多同韻，但泄爲「薛」韻，血爲「屑」韻，《韻府群玉》則都在「屑」韻。《廣韻》慨在「代」韻，改在「海」韻，而《韻府群玉》慨在「隊」韻，改在「賄」韻，屬同攝，蓋上去通押。烈在「薛」韻，闕在「月」韻，而《韻府群玉》則「烈」在「屑」韻，闕在「月」韻，「屑」、「月」韻近。按：李觀進士及第，對官韻自然熟悉，但在其作品中卻每每「泛入旁韻」（詳下文），有如此處所述，吾人不宜以「出韻」視之，而當視爲李觀行文時刻意使用的手法。

在〈郊天頌〉中，李觀更使用「複式押韻」，即同時使用多重韻腳，譬如：

---

[15] 本文判斷是否合韻，依據《廣韻》（宋・陳彭年等：《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所謂韻近，則指《廣韻》雖屬不同韻目，元・陰時夫：《韻府群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卻列爲同一韻目或相近韻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八方之靈，各以位焉。祥光促明，和氣解嚴。石無觸雲，木無緒風。獻羞飫神，烘燎歷天。神下於蓋高，樂作於無聲。昂昂巍巍，大繇之英。洋溢乎帝心，脃響乎萬靈。是用報盛德於上，申洪緒於後，爲茂世之績，紹允之程也。

這裏引用的頌文，《廣韻》焉屬「仙」韻，天屬「先」韻，《韻府群玉》則都屬「仙」韻，這是第一重押韻。《廣韻》明和英屬「庚」韻，聲和程屬「清」韻，但四字在《韻府群玉》則都屬「庚」韻，形成第二重押韻。而前後兩個靈字又相互押韻，形成第三重押韻。如此一來，此段遂交織出多重唱的旋律。

觀察李觀所有有韻作品，筆者認爲此乃李觀有意的創作。歐陽脩曾特別欣賞韓愈詩工於用韻，說道：

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爲之笑也。[16]

事實上，韓愈在詩以外的韻文的用韻上，也廣泛使用「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還乍離」的方式，這乃是承襲自李觀而來的寫作手法之一，並非如梅聖俞所言完全出於韓愈拗強的個性。（另參下節）據韓推李，可以看出李觀不願墨守成規的心思。

（三）雜糅駢散及有韻無韻句法

前文提到〈故人墓銘幷序〉中「非不能之，顧無贖焉」兩句雜糅駢散句法，但這不是孤例。〈涇州王將軍文〉不僅雜糅駢散句法，並且有韻、無韻間用：

16 見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1975 年），卷 5，〈詩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涇人告我曰：虜侵涇州，去城六十里，涇軍陷圍。固無藩籬，脫無走飛。有王將軍，雖實涇帥，別戍而來。奮少擊眾，提挈赴危。身先其兵，兵後其私。張旗為風，伐鼓為雷。風雷之威，壯哉鼓旗。全涇軍如雲迴，破虜陣如山開。然後創痛還奔，戎醜殘摧。將軍猶殺敵不窮，駭怒疾馳，遂沒於沙埃。吁！少卿生降，蘇武老歸，竇憲出師，曷如將軍之亡哉！

上引文，乍一讀之，有如散行史傳文。再讀，便發現「奮少擊眾」至「戎醜殘摧」是駢行韻文，其後又是散行。三讀才察覺看似散文處其實也是韻文，而且還是複式押韻。從最前面到最後面，圍、飛、威、歸《廣韻》屬「微」韻。籬、危、私、旗、馳、師在《廣韻》雖分屬「支」、「脂」、「之」三韻，但在《韻府群玉》則都屬「支」韻。來、雷、迴、開、摧、埃、哉在《廣韻》雖分屬「咍」、「灰」二韻，但在《韻府群玉》則都屬「灰」韻。三種韻部交錯使用，不細心的讀者很可能不曾注意，而以為此段乃是無韻的散文；但如朗讀一二過，便會發現這種多重押韻的情形。同樣的手法也見於〈斬白蛇劍贊〉：

吁審厥劍，在昔天地之靈器也，而莫我敢知。漢皇得之初，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為乎？何乃出而逢經綸，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升赤龍於雲，然後安繹騷乎荒屯，作之臣，作之君，豐雄倜儻，若斯之不測邪！

此段文氣完全是古文，但細讀之，則是駢散間用，而其中人與臣在《廣韻》屬「眞」韻，雲與君屬「文」韻，是二重韻腳。而屬於「諄」韻的綸，《韻府群玉》與人、臣同在「眞」部，這應也是李觀「得韻寬」的方式，以便使文章讀起來更鏗鏘有力。這樣的例子，在李觀文中是常見的。

（四）引用古人語或插入對話使文章生動化

先秦散文、漢代史傳，在文中引用古人語或插入對話者本極平常，但八代文章則極為鮮見，李觀則大量採用，自然是有意為之。如〈郊天頌〉：

於是睿言下諏曰：「爾庸我謀。」謀協不違，官乃交修。居天之陽，崛起虛邱。於斯時也，歲在子，月在子。……群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以象為子，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為父，父不有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父不有其仁，莫富於生物之遂。元哉！二者之為德，與變化而終始。」

另，〈趙壹碑并序〉：

元叔乃去袁司徒，訪陟以為主人，將出所懷以動之，會（羊）陟猶寢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曰：「僕高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藏窮達之誠，君豈當然。」陟乃眷而禮之。……因曰：「良寶不剖，必泣血以相予。」

這裏根據的是《後漢書・文苑列傳・趙壹傳》，但屬詞則是李觀檃括史傳文意而來。又，〈周苛碑并序〉：

項氏毅然鷹瞵，鑿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户，為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

這裏根據的是《史記》〈項羽本紀〉、〈張丞相列傳〉及《漢書・高帝紀》，但《史》、《漢》的記載很簡短，李觀則以其想像力對周苛之忠勇剛烈用對話的方式大加敷演，使周苛的事迹歷歷如在眼前。其他如〈斬白蛇劍贊〉、〈項籍碑銘并序〉、〈故人墓銘并序〉、〈苦雨賦〉、〈邠寧慶三州節度饗軍記〉，也都運用引用古人語或插入對話的技巧，以破除板滯。

（五）綜合以上四者

以上四項，雖然分別舉例，但其實往往互見，如第四項所舉〈郊天頌〉，同時也屬於第二、三項，讀者細觀自能知曉。其中反映以上四項寫作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筆者認爲是〈古受降城銘并序〉。茲分段引錄全文，並解說其特點：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威懷，有漢孝武焉。祖作之，父述之，而己因其資，皇哉鑠乎，猶可以頌其餘。昔孔子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然孝武亦庶而儔之。

到這裏，都是散行的古文口氣和句型，其中引用古人語。

始乎高皇勤功，功階乎天；累聖重光，光燭乎泉。解殷之羅，要民以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刑；沃秦之焚，以起民於焦原。故國無困民，民無異心。孝武即既安之朝，而得安其安；馭無為之民，而得為其為。遊心大中而陋八區，旁目不庭而叱九軍。

到這裏，都是駢偶句，而且局部有韻。

詔大司馬曰：「王師有征，其禮若何？」大司馬歷級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也。征乃可服，柔服以德。所謂善征不戰，善戰不陳。聖人不易之道也。」帝曰：「吁！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之，故鼎鼎用遷。」

到這裏，都是散文體的對話，無韻。

乃出元宮，登皇車，駕六龍，建九旒。人馬駢駟，戎車擊輈。非六月之師，異瑤池之遊。雲撓雷厲，風行川浮。震震雄雄，而入於苦之陬。

到這裏，除了起首二句以外，都是用韻的駢句，陬字雖在《廣韻》「侯」韻，但《韻府群玉》陬與旒、輈、遊、尤都屬「尤」韻。

胡有高臺，登臺而觀兵。兵不血鋒，築城而受降。闔絕垠而為墉，徑空磧而作防。然後回鳴，鳶飾中權。飲至廟庭，勒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恢紀經。壯乎哉而難斷之。

到這裏，似無韻腳，其實也是多重押韻，只是韻腳不一定在第二句。《廣韻》臺、哉都在「咍」韻。兵、鳴都在「庚」韻。鋒、墉都在「鍾」韻。庭、銘、經都在「青」韻。降、防二字，《廣韻》與《韻府群玉》都分別在「江」、「陽」韻，韻近。但最後一句「壯乎哉而難斷之」卻是散文，則恰可引起後面引用的兩句散文：

嘗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殫師遠征，窮徼成城。害元元之生，黷明明之靈。蓋在義以討，仁以擾。虞舜以之歸有苗，姬發以之合孟津。秦乃反之，民共苦辛。孝武何哉！復踵是焉。

到這裏，除引文外，基本上是兩句一個單元，但李觀在用韻上卻作了變化，在短短的兩三句中迅速轉韻，先用平聲韻，轉仄聲韻，再轉平聲韻。征、城《廣韻》同在「清」韻。生、靈《廣韻》與《韻府群玉》都分別在「庚」、「青」韻，韻近。討在《廣韻》「皓」韻，擾在《廣韻》「小」韻，《韻府群玉》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討在「皓」韻，擾在「篠」韻，都是上聲，韻近。津、辛則同在《廣韻》「眞」韻。但到下文，則在二十句中連用九個平聲韻：

> 重難畜之民，城無用之夷。脫內不勤，而外安足保之？不其危歟！夫四極之裔，日月所薄，獲其土不可以豐財，俘其人不可以化遷，而王者必綏之，欲其知所尊，而不思亂華，何必征而降之，城而降之？若然者，三方之夷，皆可降而城，何獨一陲？此所謂反無外，傷無私。不可爲後王之規。

這段，文氣是單行的散文，但散文之中，卻隱藏著「支」、「脂」、「之」三韻通用的韻文，即夷、之、危、之、之、之、陲、私、規數字，這可使前面的韻文變爲後面的散文時，不至於太過突兀。

> 愚忝學古，敢陳銘云：天長匪民，蒼蒼有北。窮兵之弊，播德之克。武皇以兵，而不以德。聚師萬甲，懸罄四國。男悲遠征，女泣夜織。死生其苦，木石其力。古無降城，胡乃重傷。城不可轉，夷居無常。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後有黑山，黑山自高。堙塹屍委，崩榛烏號。居者匪居，勞者荐勞。我思古人，疾首用搔。

到這裏，乍看乃是傳統銘辭慣用的四言兩句一韻的韻文，依序嚴謹的用著《廣韻》「登」、「蒸」、「陽」、「豪」四韻的韻字（《韻府群玉》同），但李觀不墨守成規，「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兩句，並不和前後文押韻，而有劃破呆板格式的效果。

通觀全集，李觀古文的特色，並不在論奏或書信方面，而在改造八代原本即有「序」有「詞」的文類，諸如賦、頌、弔文、祭文、墓誌等。在一般全以駢句或全以散句行文的「序」之中，時而用散句行文，時而用駢句行文；用駢句行文時，時而用較稀疏的韻腳，時而用密度極高的韻腳；甚至用散句行文時，也似有若無的使用韻腳，以免和上下文的文氣懸隔太大；中間又用對話使文章生動活潑。而作一般使用整齊句式的有韻「銘」辭時，有時用韻嚴謹，有時用韻寬泛，又偶而出現無韻的句子，以化除板滯。凡此，都能見出李觀打破八代文章僵硬體製的用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李觀古文對韓愈的影響

韓愈文章，體製結構，鑄詞造句，都千變萬化，後代古文家，難以越其藩籬，令人歎服。但這是就其一生的成就而言，如果以三十歲以前的作品爲範圍，則未必能如此評論。今依據馬其昶校注所引資料，舉出貞元十三年（三十歲）以前之作品如下：

賦　〈明水賦〉，貞元八年，二十五歲
　　〈感二鳥賦〉，貞元十一年，二十八歲
　　〈復志賦〉，貞元十三年，三十歲

頌　〈河中府連理木頌〉，貞元七年，二十四歲

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貞元十年，二十七歲

論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二十七歲

書　〈上賈滑州書〉，貞元六年，二十三歲
　　〈與鳳翔邢尚書書〉，八年以後十年以前，二十五歲至二十七歲之間
　　〈應科目時與人書〉，貞元九年，二十六歲
　　〈上考功崔虞部書〉，貞元九年，二十六歲
　　〈上宰相書〉，貞元十一年，二十八歲
　　〈答侯繼書〉，貞元十一年，二十八歲
　　〈答崔立之書〉，貞元十一年，二十八歲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序　〈贈張童子序〉，貞元十年，二十七歲
　　〈送權秀才序〉，貞元十二年，二十九歲

祭文　〈祭田橫文〉，貞元十一年，二十八歲
　　〈祭鄭夫人文〉，貞元十一年，二十八歲

碑誌　〈李元賓墓銘幷序〉，貞元十一年，二十八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銘　〈瘞硯銘〉，貞元八年以後，二十五歲以後

傳　〈毛穎傳〉[17]

綜觀以上各文，韓愈在貞元十年、即二十七歲之前，其文章在體製上，比起前輩古文家，並沒有特殊之處，換言之，他的「文以載道」和「陳言務去」的兩大方向，此時尚未顯露出來。但就在李觀去世的隔年，韓愈在文章體製和鑄詞造句兩方面開始出現李觀文章的特色，特別是碑誌文和祭文方面。其後韓愈更加用其匠心，別出心裁，發揚光大，終於成爲韓愈最受推崇的兩種文體。[18]

關於碑誌文，韓愈三十歲以前只寫了一篇，即〈李元賓墓銘並序〉，爲便於討論，先錄其全文於下：

>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
>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其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

[17] 說者或謂〈答張籍書〉作於貞元 11 年，或謂 12 年，或謂 13 年，而書中「無實駁雜之說」指〈毛穎傳〉，則〈毛穎傳〉作於〈答張籍書〉以前，〈重答張籍書〉亦在〈答張籍書〉後不久，均在韓愈 30 歲以前。但此說證據薄弱，筆者不甚相信。疑三文當在此稍後作，以〈答張籍書〉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云云，則似在 30 歲以後。又張籍〈上韓昌黎第二書〉有「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云云，則應是韓愈 32 歲以前尚在幕府時所作，而時已過 30 歲。羅聯添先生：〈張籍上韓昌黎書的幾個問題〉一文認爲作於貞元 14 年冬，時韓愈 31 歲，並歷舉諸不以「無實駁雜之說」指〈毛穎傳〉者之說甚詳，可參。羅文收入《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茲爲便參考，仍列如上，而說明如此。

[18] 宋・陸九淵說：「韓文章多見於墓誌、祭文，『洞庭汗漫，粘天無壁』。」見《象山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1979 年）附《象山語錄》，卷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文的「序」，用最簡潔的古文筆觸書寫，一洗凡俗常見的冗詞贅語之弊。「銘」的部分，駢散與有韻無韻雜糅，而且其中的韻還可以視爲複式押韻，正是李觀擅長的手法。李觀〈故人墓銘并序〉的「銘」詞爲：

>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侔今。周旋二人，久用欽欽。素書東來，告君之亡。不屨而步，不言而傷。琴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顧無贖焉。松爲薪，壟爲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此銘一句三、四、五字不等，韓文則三、四、五、六字不等；此銘對墓主以「君」「我」稱呼，韓文則以「元賓」、「吾」相稱；此銘造句避免駢儷雕飾，韓文亦然。古人常以模仿親友的文風撰文作爲紀念，[19] 筆者認爲韓愈此文正是如此，這可以說明韓愈對於李觀的寫作技巧知之甚明。

至於祭文，三十歲以前有兩篇，都寫於二十八歲。〈祭田橫文〉的祭辭部分，雖然兩句一韻、數韻後換韻的形式同於前人，但每句長短不一，最長十字，最短五字，長短幅度遠大於古人，而出現九，七。六，十。七，十。五，七。六，六。七，九。六，六。六，七。六，六。六，七。六，六。的架構（。表示韻腳），其中各句字數多寡又形成一重韻律，讀者試加誦讀便知。再者，古文句法和駢文句法交雜使用，如「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既博觀乎天下」、「當秦氏之敗亂」，純爲古文句法；「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純爲駢文句法；至於「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攀」、「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嗟余去此其從誰」，則雜糅駢散；因而使整篇銘詞呈現嶄新的面貌，讓人想起李觀的〈涇州王將軍文〉。

---

[19] 此意筆者以往已在拙著中提出數次，茲因友朋垂詢，再次舉證。獨孤及卒，其外從祖舅崔祐甫撰〈祭獨孤常州文〉，即刻意模仿獨孤及撰文喜套用古籍成句的習慣，參見拙文：〈唐宋哀祭文的發展〉，載《臺大中文學報》第 18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 年）。又，《歐陽脩全集》卷 3〈論尹師魯墓誌〉云：「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參考拙文：〈石本與集本碑誌文異同問題研究〉，收入拙著：《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韓愈三歲而孤，靠伯兄韓會與嫂鄭夫人撫育，韓愈至爲感念。〈祭鄭夫人文〉多四字句且兩句一韻，但前半與後半各有一段無韻，形成無韻、有韻、無韻、有韻的結構，這讓我們想起李觀的〈苦雨賦〉。而文末又有一段引文，以古文行文，卻有韻腳，「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其中朞、之二字押韻，這種模式又讓人想起李觀〈郊天頌〉中「於斯時也，歲在子，月在子」。

以上舉出的僅寥寥三篇，自然不能證明韓愈的確在相當程度上依循李觀的創作路數。但繼續考察韓愈三十歲以後的名作，則可看出端倪。

以碑誌文言，筆者曾撰文指出：在「序」的部分，李觀〈故人墓銘幷序〉全篇發表議論，爲古來未曾一見的寫法，對韓愈喜在碑誌文中發議論，如〈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幷序〉等，當有一定影響。又韓文的「序」喜用對話，約佔此類作品的三分之二，如〈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幷序〉等，這也是李觀的創發。在「銘」的部分，筆者則歸納韓文有三個特色，一爲打破整齊句法，如〈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幷序〉等，二爲韻腳配置方求變化，如〈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幷序〉等，三爲雜用古韻，如〈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幷序〉等；其中第一、第二兩項，正是李觀的擅場。

祭文方面，筆者也曾撰文指出：唐代早期古文家的改革極爲有限，到李觀才有可觀，其後則是韓愈。李觀〈哀吾邱子文〉全篇夾敘夾議，又以吾邱子對孔子問爲其內容主體，頗有先秦諸子文的韻味，雖屬古文，但韻腳錯落雜出，體裁別緻，可說在改造舊體和開發新內容。〈弔韓弇沒胡中文〉則序文與弔辭融合爲一，前半是散是韻安排得難以區別，這也是李觀的拿手技巧，已見於上節所引諸文。筆者認爲韓愈在哀祭文的成就有三方面：一是改造舊體，如〈潮州祭神文〉第二首的特殊韻腳，二是開發新內容，如詳述兩人友誼的〈歐陽生哀辭〉，三是創造新體，如散行無韻的〈祭十二郎文〉；而前二者李觀已導夫先路，這說明了在哀祭文方面，韓愈也是依循李觀原有的路線繼續發展的。

總之，碑誌文與哀祭文，韓愈都達到創作的高峰，是古今此類文章的分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嶺，本節僅述大端，其細節筆者曾先後發表〈韓愈冢墓碑誌文與前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之影響〉、[20]〈唐宋哀祭文的發展〉[21]兩文加以分析，均詳舉事例加以說明，此處似可不必重述，尚請方家自行參考並不吝批評指教。

碑傳文與哀祭文之外，韓愈其他文章亦有運用此類技巧處，茲不能亦不必全部舉證，舉二三篇說之。先以〈進學解〉爲例。首論題目：所謂「解」，本是漢人闡釋古籍文意之稱，如韋昭《國語解詁》之類，而非短文文體之一種，韓愈則創爲新文體。說者謂韓愈〈進學解〉模仿東方朔〈答客難〉及揚雄〈解嘲〉，[22]乃指三文均以答客問的問答方式行文。揚雄〈解嘲〉的題目標示的是文章的內容，「解」字是動詞，並非正式的文體名稱，韓愈的〈進學解〉的「解」字才是文體的名稱。再論行文：〈進學解〉既爲新創文體，貌似古文，讀之「詰曲聱牙」，但又雜以六朝駢句，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之類；貌似散文，但又雜以韻文，韻文又往往韻近互押。全文均如上述，以文章頗長，逐一分析，太費篇幅，茲僅錄起首一段分析之：

>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此段是無韻、有韻交替出現的文字。從首句至「誨之曰」，無韻。「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兩句也無韻。其餘「業精于勤」四句，《廣韻》嬉、思在「之」韻，隨在「支」韻，而三字《韻府群玉》都在「支」韻。《廣韻》張、良、揚在「陽」韻，光在「唐」韻，而四字《韻府群玉》都在「陽」

---

[20] 〈韓愈冢墓碑誌文與前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之影響〉，收入拙著：《石學蠡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

[21] 〈唐宋哀祭文的發展〉，《臺大中文學報》第 18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 年）。

[22] 參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1〈進學解〉引曾國藩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韻。《廣韻》精、成在「清」韻，明在「庚」韻，而三字《韻府群玉》都在「庚」韻。而作爲結束的末句「公」字《廣韻》與《韻府群玉》都在「東」韻，獨不與上三句押韻，這是引起以下無韻的四句的手法，可使韻文巧妙的轉爲散文，這讓人想起李觀〈古受降城銘幷序〉中在韻文之後以「壯乎哉而難斷之」一句無韻之文引起後面的散文的手法。至於有韻無韻交替出現，其靈感來源，吾人固可謂之爲模仿先秦古籍散文中偶見雜有若干片段的韻文的方式，但若就年代相近而言，此手法乃承襲自李觀〈苦雨賦〉（詳上節）。

再舉〈後漢三賢贊三首〉爲例。第一首〈王充〉是四字一句、兩句一韻的整齊韻文，第二首〈王符〉基本上也是四字一句、兩句一韻的韻文，但「述赦之篇，以赦爲賊」兩句獨不與上下文押韻，「賊」字並無異文，並非版本有誤，這讓人想起李觀〈古受降城銘幷序〉中「前有濁河，濁河自流」兩句也不和前後文押韻的例子，可以證明這是避免全文過度整齊的一種技巧。第三首〈仲長統〉，運用的技巧更爲多樣，茲先錄其全文如下：

>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傲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群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贊」之爲體，漢代史傳多爲無韻散文，八代則多屬韻文。韓愈此文，自始至終沒有駢句，前大半句型參差不一，後小半四字一句，乍一讀之，似爲無韻之史傳散文，但《廣韻》平、生、榮、京、生爲「清」韻，聲、情、名爲「庚」韻，而《韻府群玉》則八個韻腳字都屬「庚」韻，所以曾國藩說：「三句用韻，略仿秦碑。」[23] 所謂秦碑，是指秦嶧山碑，其前半每句四字，每三句末字爲韻腳；韓文後小半模仿嶧山碑，但前大半句型參差，也不一定三句一韻，所

[23] 清・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卷 7〈後漢三賢贊三首〉文後按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曾國藩說是「略仿秦碑」。此文用韻方法，又見於〈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并序〉，該文用韻又比此文複雜，可見韓愈對於技巧的使用既有強烈意識又肯用其匠心。但如推究其最初所受啓發，仍不能不歸源於李觀已經使用的在散文中暗藏韻文的手法，如〈古受降城銘并序〉中「重難畜之民」那段（詳上節）。

四、結　　論

韓愈之能成爲大文宗，其文章不論在內容上或技巧上，均多方吸取前人的精華，再別出心裁加以炮製，以成千古絕唱，此點乃是無可置疑的。若欲指出韓文與前人的異同，在內容上，主要需從思想上作較宏觀的比較；在技巧上，則需從寫作時的匠心上作較微觀的分析。

就內容層面言，李、韓二人對儒學的觀點不盡相同，李觀雖然極度推崇孔子，見其〈謁夫子廟文〉、〈請修太學書〉，但不否定道家，見其〈道士劉宏山院壁記〉、〈通儒道說〉，這和韓愈兼排佛老的態度很不相同，所以無法說韓愈在「文以載道」方面曾受到李觀的影響。可以討論的是寫作技巧的層面。

前代論韓文，喜稱其「來歷」，或稱韓文無一字無來歷，或稱某文的某些字句學前代某文。[24] 但此類研究，往往沒有從作者如何經營全篇的角度去觀察分析，因而顯得太瑣碎。另一類則直接將韓文某篇和古人的某篇相比附，如明代楊慎稱：

> 唐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25]

---

[24] 這方面較完整的整理，請參羅聯添：《韓愈研究》，第 7 章〈韓文評論〉。

[25] 明・楊慎：《丹鉛雜錄》（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1968 年），卷 7「余知古」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余知古是唐文宗時人，楊愼所引，茲不知所出。此一觀察，指出的是韓愈該數文「文意」之所出，亦即在內容方面「奪胎換骨」，自能協助讀者從另一層面了解韓愈，但此種比附，不能指出該數文寫作技巧之所出。至如方苞對〈獨孤申叔哀辭〉用六個「邪」字的寫作方式，評論道：

此文蓋學〈天問〉。[26]

其觀察的角度，介乎一字一句來源的考證和兩文概略的比附之間，而包括篇章結構和遣辭造語在內，乃是較易顯現韓文所受影響的方式，也是本文採取的主要方式。只是儘管前人對韓愈研究已多，用本文的方式去分析韓愈究竟如何受到前輩、時人和友人在寫作技巧方面的影響，似乎尚不多見。

本文認爲：韓愈能夠成爲大文宗的最大理由，除了「文以載道」揭示了文章的社會價值之外，主要在「陳言務去」方面做到了文章體製和鑄詞造句兩方面的革新，活化了垂垂欲斃的舊文體。儘管在古文方面，韓愈的先驅者們，都在某一程度上改善文章駢儷浮華的作風，譬如李華的〈弔古戰場文〉，在文氣和文句上實踐了他自己的「不今不古」的主張，但若考查個別作者的全部作品，筆者認爲：在創新體製和鑄造新詞語（含用韻）方面，沒有人比李觀的幅度大。李觀死後，韓愈文章在寫作技巧方面繼承了李觀的路線，並將之發揚到了極致。

據此，回頭檢討陸希聲以李「辭」韓「質」來區分二人，並說「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高也」，筆者並不認同，因爲李觀對於所謂「文質」是有自覺的，而韓愈後來在「辭」的方面則將李觀「辭」的路數發揚光大，不僅是「質」照耀古今而已，「辭」也超越李觀，所以筆者不贊成陸希聲的評論。四庫館臣和李慈銘將李觀和劉蛻、孫樵相比，那是文章整體的評價，包含內容和風格等方面，其議題不是本文關心的重點，所以本文不擬討論。至於王士禎稱李觀寫給孟簡和奚員外的書信直如使酒

[26]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5，〈獨孤申叔哀辭〉注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罵座，倒確實能反映李觀少年負氣的個性，怪不得連韓愈也說李觀的心胸「其中狹隘不能苞容」。[27]

本文以李觀爲例，試圖說明李觀對韓愈的影響之所在。至於其他友人或當時名家對韓愈影響如何，或許也可用此法研究探討。

（責任校對：黃美琦）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唐・李　觀：《李元賓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百部叢書集成》。

唐・李　翺：《李文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影印本。

宋・陸九淵：《象山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四部叢刊正編》。

宋・陳彭年等：《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元・陰時夫：《韻府群玉》，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明・楊　愼：《丹鉛雜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百部叢書集成》。

清・董誥等奉敕輯：《全唐文》，臺北：匯文書局，1961 年，影印本。

清・永瑢、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影印本。

[27]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 3，〈答李秀才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清・陸心源輯：《唐文拾遺》，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年。

清・李慈銘：《桃花聖解盦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 年。

二、近人論著

王南冰：〈李觀與韓愈交游考〉，《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曲阜：曲阜師範大學，2007 年9 月。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1975 年。

葉國良：〈韓愈冢墓碑誌文與前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之影響〉，《石學蠡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 年。

葉國良：〈石本與集本碑誌文異同問題研究〉，《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

葉國良：〈唐宋哀祭文的發展〉，《臺大中文學報》第18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 年。

潘呂棋昌：《蕭穎士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本，1975 年。

羅聯添：〈張籍上韓昌黎書的幾個問題〉，《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增訂三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